

# 程度結構的焦點成分 ——以「太」字結構為例<sup>\*</sup>

舒志翔  
中央研究院

本文從中文「太」字結構的角度來探討程度結構中的兩個問題。一是文獻中所討論的帶範域程度詞常被分析為量化詞，但是典型量化詞卻無法和程度論元組合。二是文獻中對於程度詞是否有帶範域以及是否有移位仍有爭論。本文採用 Rooth (1985) 等現代焦點理論的看法，主張「太」字結構為焦點結構之一員，且此結構為等級焦點結構。同時，基於中文的語料，本文也主張「太」字結構中存在著焦點移位。本文的證據來源包括「太」與焦點敏感詞「連」在焦點語意上的種種共通性、「太」與「了」的共現現象的句法特性以及相關的句法區域性效應等。

關鍵字：程度結構、等級焦點、「太」與「了」的共現、句內成分與句子邊緣的依存性、隱性焦點

---

<sup>\*</sup>筆者感謝張永利教授、齊莉莎 (Elizabeth Zeitoun) 教授、余文生 (Jonathan P. Evans) 教授、廖偉聞教授在本文撰寫過程中提供的諸多寶貴意見。筆者也感謝臺灣語文研究的編輯以及兩位匿名審查人提供的諸多修改意見，大幅減少本文疏漏和解釋不清之處。本文較早的版本曾經在 GLOW in Asia (2014)、第十一屆形式句法與語意研討會 (2016) 兩會中宣讀，筆者也感謝與會學者的建議，包括林若望教授、張寧教授、蔡維天教授、劉辰生教授。本文的疏漏錯誤之責皆由筆者自負。

## 1. 引言

程度結構是語言中的一個複雜現象。在語意與句法的研究中，牽涉到的議題眾多——程度詞的語意和論元結構、程度運符的語意、程度論元的語意、可分等級的述語的論元結構和種類及其否定反義詞的語意、無程度詞修飾的可分等級述語的分析、英語程度詞的句法倒裝現象、程度詞的範域、程度子句的分析、程度結構中的移位等等。本文從中文「太」字結構語料的角度，嘗試解決其中一些問題：（i）為何有些程度詞（英語的 *-er/more*、*too*、*enough* 和中文的對應詞等，如（1）、（2）所示）的語意雖然可用量化結構的分析呈現（Bhatt and Pancheva 2004，Cresswell 1976，Heim 2000，Meier 2003，von Stechow 1984 等），但是典型的量化詞，或與其相同語意的詞，無法直接量化程度，如（3）、（4）所示；（ii）程度結構不像一般量化結構能在英文中和其他量化詞產生範域的歧義（Kennedy 1997），但是程度詞在某些句法和語意方面的表現類似帶範域（scope-bearing）詞，像是與內涵動詞（intensional verbs）產生歧義、在英語中適當的句法環境會出現程度倒裝，以及能核可刪略結構等等，如（5）所示。

- (1) a. John is taller than Mary.  
b. John is too tall.  
c. Mary is smart enough.
- (2) a. 張三比李四高。  
b. 張三太高了。  
c. 李四夠聰明。
- (3) a. \*John is every tall.  
b. \*John is some tall.
- (4) a. \*張三每高。  
b. \*張三有高。（「有」量化程度）

- (5) a. John needs (to have) too much money. (Heim 2000)  
 b. John is not too smart a student to fail this test. (O'Connor 2015)  
 c. \*John is a not too smart student to fail this test. (O'Connor 2015)  
 d. Mary ran faster than John did. (Heim 2000)

針對第一個問題，本文基於 Krifka (2007)、Rooth (1985)等對焦點結構的分析，以及中文的「太」字結構語料，提出一個對帶範域的程度新主張。根據 Krifka 和 Rooth，界定焦點結構的主要特質是其中的替代成分，而且一個焦點結構帶有兩個維度的語意成分：一般語意值（ordinary semantic value）以及替代語意值（alternative semantic value）。本文的具體主張就是含有帶範域的程度副詞的句子皆為等級焦點（scalar focus）結構，而像是「張三太高了」這種句子的一般語意值為單一命題，如（6a）所示；其替代語意值為一組命題，如（6b）所示。據此，一個命題層次的運符結合了兩個維度的語意，而導出了「張三太高了」的語意值，如（6c）所示。

- (6) a. 張三的最大高度為  $d$  高， $d$  值在語境中顯著。  
 b. 形式為「張三的最大高度為  $d_x$  高」的命題集合。  
 c. （6b）形成一個非相容性（incompatibility）量表，（6a）高於此量表中相容的範圍。

根據這個焦點語意的分析，再加上前人（如 von Stechow 1984）已注意到的程度論元特有的語意特性，亦即程度論元只能有一個最大的程度值，（1）、（2）和（3）、（4）的合語法性差異在於焦點結構和量化結構對其組合對象的語意要求不同——只有量化結構要求其組合對象沒有內建的「單一成員」限制，焦點結構無此要求。

針對第二個問題，本文基於範域的歧義、中文「太」字結構特有的範域標記機制（「了」標記）、相關的區域性（locality）效應等，主張「太」字結構有句內成分與句子邊緣的依存性（sentence-internal and sentence-

peripheral dependency)，且其結構和典型的焦點副詞結構可採用大致相同的句法的移位分析，唯一的顯著不同是前者的焦點是一個無聲成分，也就是程度論元，如（7）所示：

- (7) a.  $\text{Foc}_{\text{太}} [\text{TP} \dots [\text{FP} \dots [\text{太}[\text{pro}]] \dots] \dots]$  (FP = 焦點詞組 = focus phrase)  
 b.  $[\text{FP} \dots [\text{太}[\text{pro}]] \dots]_i \text{Foc}_{\text{太}} [\text{TP} \dots t_i \dots]$

本文的組織如下。第二節闡述以往研究對程度詞的歸類所造成的一些分析上的問題。第三節回顧焦點結構和程度結構的基本性質，並提出本文的基本主張，即「太」字結構為等級焦點結構。第四節對此主張提出論證。第五節提出歸類問題的解決方式。第六節探討此新的語意分析在句法上的對應分析，並提出相關的論證。第七節為結論。

## 2. 程度詞/程度結構的歸類問題

含有 *-er*、*too*、*enough* 等詞的程度結構在以往的研究大多被歸類為量化結構 (Bhatt and Pancheva 2004, Cresswell 1976, Heim 2000, Meier 2003, von Stechow 1984 等)。<sup>1</sup>此歸類最主要的動機為程度詞的語意基本上可以用典型量化語意的概念來呈現。舉例來說，根據 Heim (2000)，*John is more than four feet tall* 這句話可以用 *John is tall to some degree exceeding four feet* (*John* 的高度是某個大於四英尺的高度) 來詮釋，而後面這句話包含一個偏稱量化詞 *some*。依照這個詮釋方式，基本上其他的程度詞也可以用量化語意來分析。*John is too tall* 可以理解成 *John is tall to some degree*

<sup>1</sup> Kennedy (1997) 以及一些後續的研究則主張程度結構沒有量化力量 (quantificational force)，也就是不能得到句子層次的範域。這個分析的根據和其分析細節和本文不同。其主要根據是 *Every planet solar system is larger than Earth's moon* 等句子得不到範域上的歧義。其具體分析則牽涉到測量函數 (measure function) 的概念。該分析錯誤地預測帶範域的詞一定能越過量化詞得到寬域 (*Why did everyone bring potato salad? (why > everyone, \*everyone > why)*，參見 Bhatt and Pancheva 2004 的討論)，也無法解釋第六節討論的現象。

*exceeding some value of acceptable height* (*John* 的高度是某個大於可接受的值的高度)。*John is tall enough* 可以理解成 *John is tall to some degree exceeding some value of unacceptable height* (*John* 的高度是某個大於不可接受的值的高度) 然而，將程度結構歸類量化結構的分析在解釋一些程度結構的現象上似乎有所不足。以下作四點說明。

## 2.1 量化詞的界定問題

上述學者將程度結構稱為量化結構的主要動機是前者的語意可以由後者的概念來呈現。然而，這個推論似乎太過籠統。上面提到的 *John is tall to some degree exceeding four feet* 這句話不但有量化詞 *some*，還有動詞 *exceeding*。這和偏稱量化詞語意不同，因為多了一個 EXCEEDING 的語意。為了避免籠統的推論，我們必須先給量化詞或量化結構一個明確的界定，再來說程度結構是否為量化結構。然而，學界對於界定的問題並沒有共識，且不同的界定方式又帶來了不同的問題。

研究量化結構的學者如何界定量化結構？一般來說，有兩種看法。一是不給量化詞一個具體的定義，而把任何和數量有關的結構都當作量化結構，且容許用不同的分析來分析其中不同的成員 (Nouwen 2010, Szabolcsi 2010 等)。二是從量化限定詞的語意來界定量化結構。根據此定義，頻率副詞，基本情態詞等都有清楚的對應到量化限定詞的語意，所以可視為量化詞，而不符合這些詞的語意的詞就不被視為量化詞 (參見 Keenan 2011 及其引用文獻)。雖然這兩個看法都有可能是對的，第一個看法在目前的理論階段可行性並不高，因為理論視為同一類別的事物，如果在分析上的表現不同，代表理論並沒有捕捉到其異大於同的特性。同時，如果理論無法給一組其視為相同類別的事物一個明確的定義，也代表理論沒有捕捉到其相同處在哪裡。反之，一組理論視為不同類別的事物，在分析上的表現不同，代表理論正確地捕捉到其相異處。第二種看法在概念上顯然更站得住腳。

我們再回到程度結構來看。雖然第一種看法和「程度結構是量化結構」的說法相容，但由於前述的問題，可行性不高。第二種分析，按照嚴格的定義，則和「程度結構是量化結構」的說法不相容，因為程度詞 *more* 等的語意不但含有 (i) 偏稱量化還包含 (ii) *exceeding* 的語意，並沒有和任何限定詞有直接的語意對應。因此，至少從概念上來看，程度結構看來不屬於量化結構之一員。以下，我們繼續從第二種看法的界定下，檢驗「程度結構是量化結構」的說法。

## 2.2 典型量化詞-程度論元的選擇限制效應

如果程度結構是典型量化結構的一員，我們會預測典型的量化詞 *every*、*some*、「每」、「有」等等也能以程度詞的形式，出現在程度結構中。<sup>2</sup>然而，這些全稱量化和偏稱量化限定詞都不能和程度論元組合，如 (1)、(2) 所示，重複如下：

- (8) a. \*John is every tall.  
       b. \*John is some tall.
- (9) a. \*張三每高。  
       b. \*張三有高。（「有」量化程度）

更進一步來說，在英語和中文中我們都找不到任何的程度詞來單純地表達全稱量化和偏稱量化的語意。也就是說，我們找不到下面兩種句子：「John is S tall / 張三 S 高」（S 為一個假想程度詞），且句子表達「John / 張三有每個高度」或「John / 張三有一個高度」。

---

<sup>2</sup> 值得注意的是，如果我們假定 *every/some* 等詞在句法上只能是限定詞，而不能是程度詞，則我們不會預測他們可和 AP 等可分等級述語成分組合，原因是句法範疇選擇只容許名詞組和限定詞組合。然而，既有的句法理論並無法排除 *every/some* 等詞為同音異義詞的可能性，也就是可當限定詞，又可當程度詞，就像 Abney (1987) 對 *that/this* 等詞的分析一樣，因此這裡的預測依然有其可能性。

以往的研究必須另外規定程度論元只能被特定的量化詞量化，來說明（8）、（9）的不合語法以及 *S* 的不存在。然而，更深層的原因仍有待進一步探究。

### 2.3 非保存性 (Nonconservativity)

根據眾多形式語意學者們對於量化詞的分析，一個詞如果被視為量化詞，尤其是量化限定詞 (quantificational determiner)，則該詞一定具備保存性 (conservativity) (Barwise and Cooper 1981, Higginbotham and May 1981, Keenan and Stavi 1986 等)。保存性的定義為，一個量化詞所帶的兩個論元有以下的相等關係：第一個論元和第二個論元的關係 = 第一個論元和兩個論元交集的關係。此相等關係可用 (10) 表示。

$$(10) Q(A)(B) \leftrightarrow Q(A)(A \cap B)$$

舉一個具體的例子來講，依照保存性對量化詞「每」的要求，「每個人都走路」和「每個人都是走路的人」同義。

如果保存性是一個有效的檢驗一個詞是否為量化限定詞的工具，且非名詞性量化詞又必須和量化限定詞有基本上相同的語意內容（2.1 節中第二派的看法），那麼保存性也會是檢驗一個詞是否為量化詞的工具。然而，Bhatt and Pancheva (2004) 已經觀察到，保存性在比較結構中似乎不存在。根據量化理論的程度詞的分析，一個比較程度詞表達的是兩組程度間的真子集 (proper subset) 關係，如 (11) 所示：

$$(11) \text{ a. } \llbracket \text{-er} \rrbracket(A)(B) = 1 \text{ iff } A \subset B \text{ (} A, B \text{ 為程度的集合)}$$

$$\text{ b. John is taller than Bill is.}$$

$$(\text{= Bill 的高度的集合是 John 的高度的集合的真子集})$$

因為第一個論元和第二個論元為真子集的關係，且一個集合不可能為自己本身的真子集，(10) 所描述的保存性不可能會成立。此矛盾可用 (12) 的形式語意呈現：

- (12) a.  $\llbracket \text{-er} \rrbracket(A)(B) = 1$  iff  $A \subset B$   
 b.  $\llbracket \text{-er} \rrbracket(A)(A \cap B) = 1$  iff  $A \subset (A \cap B)$  (矛盾)  
 c.  $\llbracket \text{-er} \rrbracket(A)(B) \not\Rightarrow \llbracket \text{-er} \rrbracket(A)(A \cap B)$

為了解決這個問題，Bhatt and Pancheva (2004) 提出了特殊的句法機制——程度子句的延後合併——來解決。然而，他們也注意到（該文附註 33），這個解釋沒有說明為何典型量化詞沒有延後合併的機制。此外，Grosu and Horvath (2006) 也注意到，很多帶有程度子句的程度結構都是非保存性，這對延後合併的分析也是個挑戰。

## 2.4 強制性刪略

典型的量化詞並不會要求其句法結構中必須出現刪略。在一般量化結構中，像是 *All boys walk* 和 *Some girl swims* 這兩句中，語意可用  $\text{ALL}(\text{boy})(\text{walk}) = \text{T}$  iff  $\text{boy} \subseteq \text{walk}$  和  $\text{SOME}(\text{girl})(\text{swim}) = \text{T}$  iff  $\text{girl} \cap \text{swim} \neq \emptyset$  來表示，句法上都沒有刪略。然而，在程度結構中，刪略往往是必要的，如（13a）及（14a）。<sup>3</sup>在比較結構的語意表徵（15a）中，有兩組的程度集合的關係，但是通常其中一組牽涉到的程度結構無法原封不動的在句法中體現，如（13b）。在 *too* 字結構中，強制刪略的效應更明顯。在標準的語意表徵中（Heim 2000, Meier 2003），程度結構也出現了兩次（15b），可是其中一個程度結構在句法中並不能出現，如（14b）。

- (13) a. John ran faster than Bill did.  
 b. \*John ran faster than Bill ran fast.  
 (14) a. Mary is too tall to sleep on the sofa.  
 b. \*Mary is too tall to sleep on the sofa than she were tall.

---

<sup>3</sup> Heim (2000) 也注意到這個現象。



(15) a.  $\max(\lambda d. \text{John ran } d\text{-fast}) > \max(\lambda d. \text{Bill ran } d\text{-fast})$

a'. John 跑的最大速度大於 Bill 跑的最大速度

b.  $\max(\lambda d. \text{Height}(\text{Mary})(@) \geq d) > \max(\lambda d. \exists w' [R(@, w') \ \& \ \text{Height}(\text{Mary})(w') \geq d])$ <sup>4</sup>

b'. Mary 的真實高度大於她在任何相關的替換世界中有的最大高度  
(這裡的相關的替換世界中, Mary 可以睡在沙發上)

為什麼典型量化不會要求刪略, 但程度結構中會有此要求? 這對傳統的程度詞的研究是一個挑戰。

### 3. 程度結構屬於焦點結構

有兩個邏輯上合理的解決方式來處理上述程度結構的歸類問題。一個是增加量化理論的內容, 以處理其所碰到的困難。另一個方式是將程度結構重新歸類到和量化結構不同的另一種結構。由於第一個方式目前缺乏證據, 也沒有適合的方案, 本文嘗試從第二個方式來解決此問題。如果我們跟著經典文獻 (Bhatt and Pancheva 2004, Heim 2000, Meier 2003, 等) 的腳步, 將程度詞 *-er*、*too*、*enough* 等都視為帶範域的詞, 但不把它們當作一般語意學, 像是廣義量化詞理論 (generalized quantifier theory) 所界定的量化詞, 那麼一個明顯的可能性就是它們是焦點敏感詞了。<sup>5</sup> 以下先陳述本文的理論假定, 再提出對程度結構的基本主張。

<sup>4</sup> 這裡採用的是 Beck (2011) 文中給的語意表徵。@代表真實世界 (actual world), R 代表可獲取的關係 (accessibility relation)。

<sup>5</sup> 焦點結構也有可能在某種層次上被分析為量化結構的一種, 尤其是語用層次。一位匿名審查人也提到, Karttunen and Peters (1979) 對焦點敏感詞的分析都可視為一個約定隱含 (conventional implicature) 下的量化分析。本文並不挑戰這個觀點。因篇幅有限, 本文不會在語用的議題上深究。

### 3.1 理論假定

本文跟隨目前頗具影響力的 Beck (2007)、Krifka (2006)、Rooth (1985, 1992, 1996) 等研究，給焦點結構如下的定義和分析：

- (16) a. 帶焦點的個體 (individual) 引介出一組替換的個體，這組個體包含帶焦點個體的原本意義。  
 b. 這組替換的個體和句中的其他成分組合，形成一組替換的命題。  
 c. 焦點運符的語意規則根據一般命題和替換命題的語意導出最後的語意。

舉例來說 (參見 Rooth 1996: 276)，在 (17a)，*John* 是帶焦點成分，帶有原本意義 / 一般語意 (ordinary semantics)， $[[\text{John}]]^o$ ，和焦點語意 (focus semantics)， $[[\text{John}]]^f$ 。 $[[\text{John}]]^o$  是一個單一成員的集合， $\{\text{John}\}$ ，而  $[[\text{John}]]^f$  則是一組包含 *John* 的相關替換個體的集合。*Only John saw Mary* 這句也包含兩個語意值  $[[[\text{John}]_F \text{ saw Mary}]]^o$  和  $[[[\text{John}]_F \text{ saw Mary}]]^f$ 。前者是不含焦點運符的單一命題 (文獻中常稱為 prejacent) 的集合， $\{\text{John saw Mary}\}$  (17b)。後者是一組替換命題的集合，其形式為「 $x \text{ saw Mary}$ 」， $x$  為相關的替換個體 (17c)。

- (17) a. *Only*  $[[\text{John}]_F \text{ saw Mary}]$ .  
 b.  $[[[\text{John}]_F \text{ saw Mary}]]^o = \{\text{John saw Mary}\}$   
 c.  $[[[\text{John}]_F \text{ saw Mary}]]^f =$  形式為「 $x \text{ saw Mary}$ 」的命題集合

而 *only* 本身有一個語意規則，也就是預設和其結合的命題，且任何為真的替換命題都不能和帶有一般語意的命題有所差異。其形式化的寫法如 (18) 所示：<sup>6</sup>

<sup>6</sup> Rooth (1996) 原本的寫法並未加括弧，而且預設的部分未提到一般語意。此處的寫法更清楚精確。

- (18) *only* 和句子  $\phi$  結合，產生斷言  $\forall p[(p \in [\phi]^f \wedge \neg p) \rightarrow (p = [\phi]^o)]$ ，以及預設  $[\phi]^o$ 。（「 $\neg p$ 」表示「 $p$  為真」）

在這個語意規則的作用下，可以解釋為什麼如果 *Bill* 也看到了 *Mary*，(17a) 為假，因為 *Bill saw Mary* 為真且是 (17c) 涵蓋的替換命題，且其和帶一般語意的命題 *John saw Mary* 不同，違反了 (18)。這也可以解釋為何如果 *John* 看到了 *Tom*，(17a) 仍為真，因為 *John saw Tom* 雖然為真，但不是 (17c) 所涵蓋的替換命題，所以沒有違反 (18)。

(16) 中的定義和分析有幾個特點和較早期的焦點研究不同：(i) 焦點標記 (focus marking) 不限統一的形式，因此這裡定義的焦點不一定在語調上有特別的標記；<sup>7</sup> (ii) 結構的語意牽涉到兩種語意值（一般語意值和焦點語意值）的組合，和量化結構不同。<sup>8</sup>

在程度語意方面，本文跟隨經典的 Heim (2000) 和 von Stechow (1984) 等的研究，給程度結構如下的定義和分析（和這些分析不同的是，本文不採用「程度詞為量化詞」的分析）：

- (19) a. 程度結構包含一個可分等級述語，其為程度與個體的關係。  
 b. 程度結構可和一個最大值運符 (maximality operator) 結合（此運符由可分等級述語本身引介），以利該結構和程度運符結合。<sup>9</sup>

按照以上兩點，一個可分等級述語的語意表徵可寫成 (20a)。最大值運符的語意表徵如 (20b) 所示。

<sup>7</sup> 除了上述文獻外，Horvath (2007)、Szendrői (2006)、Wagner (2006) 等亦主張語調和焦點不一定有直接的對應關係。

<sup>8</sup> 本文提到的「量化」指涉在廣義量化詞理論所界定的量化，不考慮註 5 提到的語用所牽涉的量化概念。

<sup>9</sup> 當程度詞修飾的述語是「矮」或「小」等詞時，加了最大值運符則表示「最大程度的不高 / 不大」等語意。細節請參見 Meier (2003) 及其引用文獻的討論。

(20) a.  $\llbracket \text{tall} \rrbracket = \lambda d_d \lambda x_e [\text{height}(x) \geq d]$ <sup>10</sup>

a'.  $\llbracket \text{高} \rrbracket$  = 個體  $x$  在高度上和一組程度的對應，其關係是「大於或等於」的關係

b.  $\max(P) = \iota d: P(d)=1 \ \& \ \forall d'[P(d')=1 \rightarrow d' \leq d]$

b'. 最大(P) = 帶有程度的述語 P 中，使述語為真的程度集合中的獨一無二的最大值成員  $d$

(19) 中對程度結構的定義和分析可以解釋可分等級述語為何可受到程度詞修飾，而其他的述語不行，如 (21)；也能解釋有測量詞組的程度結構不一定指涉一個個體的最大程度，如 (22a)；同時，也解釋了一些程度詞能夠就兩個個體的最大程度作比較，如 (22b)。

(21) a. 張三太喜歡李四了。

b. \*張三太吃了三碗飯。

(22) a. 張三有 185 公分高。事實上，他的身高是 193 公分。

b. 張三比李四高。

### 3.2 本文基本主張

本文對程度結構分類議題的核心主張如下：包含 *too* / 「太」字結構在內的程度結構為等級焦點結構之一員。<sup>11</sup>因此，焦點結構所包含的基本成分也在「太」字結構中存在。根據此主張，之前對 *too* / 「太」字結構的量化結構分析，必須被重新分析為焦點結構。

以 (14a = 23a) 和其中文對應句 (23b) 為例，我們現在不再採用 (15b) 的分析，而改採用焦點的分析。根據此分析，「張三太高了」有一

<sup>10</sup> 這裡隱含了一個語意文獻中普遍的假定：程度的方向性 (directed interval) (Larson 1991) 或單向性 (monotonicity) (Heim 2000)。按照此性質，如果一棵樹有五公尺高，那它就有四公尺高。

<sup>11</sup> 雖然本文論證的語料都來自於中文，本文假定其對「太」的分析也都可直接用在英語的 *too* 字結構。基於篇幅有限，本文不使用英語的語料一一測試相關的論證。

個一般語意值和一個焦點語意值。根據 (20a) 的語意表徵，<sup>12</sup>讓我們假定這句話的句法結構包含一個無聲的程度論元 *pro*，<sup>13</sup>其為焦點（程度）符 *Foc*<sub>太</sub>（此運符在句法上對應到一個句子層次的隱性中心語，見 6.4 節）的焦點，如 (24a)。<sup>14</sup> (23b) 的一般語意值是不包含「太」字的句子（也就是 *prejacent*）的語意，讓我們假定這個句子內建了一個最大值運符，且其程度論元的最大程度值可由語境導出，如 (24b) 所示。<sup>15</sup> (23b) 的焦點語意值是一組替換命題的集合，這些替換命題的形式都是張三 *x* 高，而 *x* 為張三的最大高度，如 (24c) 所示。另外，我們在焦點語意 (24c) 中，還需要界定一組跟一個非相容性量表相關的替代命題的子集，可稱其為焦點語意。<sup>16</sup>而在這子集中，*x* 的值會讓命題處於非相容性量表（相對於情態詞結構「能睡沙發」而言）中相容的範圍，也就是「張三可以睡沙發」的範圍，如 (24d) 所示。

<sup>12</sup> Corver (1997) 和 Zwarts (1992) 採用在可分等級述語上擺標誌 (*index*) 的方式來體現無聲的程度論元。由於目前句法理論不採用這個方式來表示論元，本文採用 *pro* 的方式來表現。

<sup>13</sup> 採用 *pro* 分析衍生出一個問題就是為何 *pro* 的位置不能出現一個顯性成分。有兩個可能的解釋：一是語言中存在某種經濟原則 (*economy principle*)，使得一些結構中，某些指稱能由語意導出的詞必須為無聲成分（如 Johnson (2007) 文中分析的量化結構中無聲的冠詞 *the*）；二是程度論元本質上是一個功能性 (*functional*) 的論元 (Schwarzschild 2005)，在句法中只能以隱性方式呈現，並經由一個運符成分核可。相關細節有待日後的研究進一步探討。

<sup>14</sup> 一位審查人指出，採用 *pro* 的分析似乎會產生一些問題，包括如何界定 *pro* 的詞性和指稱等。我同意這些問題尚未解決，但在句法—語意介面的考量下，既然目前標準的語意分析（見 3.1 節）要求程度論元伴隨著任何的可分等級述語，句法上 *pro* 的分析似乎無法避免。關於這個論元的詞性問題，Schwarzschild (2005) 主張程度論元屬於一種非論旨的 (*non-thematic*) 功能成分，類似事件論元 (*event argument*)，因此不帶一般的詞性。Schwarzschild (2005) 雖未提出程度論元的句法分析，但和本文的 *pro* 分析並無直接衝突。

<sup>15</sup> 這個分析和 Delfitto and Fiorin (2014: 13) 對感嘆句中未加運符前的程度結構分析相似。

<sup>16</sup> Heim (2000) 和 Meier (2003) 等的分析也提到類似的可接受度量表的概念，不過由於她們採用量化結構分析，比較的是程度論元的程度，而不是命題層次的相關量表上的程度。

(23) a. Mary is too tall to sleep on the sofa.

b. 張三太高了，因此不能睡沙發。<sup>17</sup>

(24) a. 張三太 $[\text{pro}]_F$ 高了。

b.  $[[\text{張三}[\text{pro}]_F \text{高}]^o = \{\text{張三 } \text{pro} \text{ 高}\}$ ， $\text{pro}$  為張三的最大高度且  $\text{pro}$  值在語境中顯著

c.  $[[\text{張三}[\text{pro}]_F \text{高}]^f =$  形式為「張三  $d_x$  高」的命題集合， $d_x$  為張三的最大高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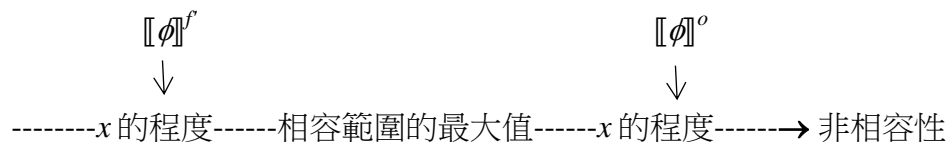
d.  $[[\text{張三}[\text{pro}]_F \text{高}]^f =$  形式為「張三  $d_x$  高」的命題子集合， $d_x$  為張三的最大高度， $d_x$  值會讓命題處於非相容性量表中相容的範圍，也就是張三可以睡沙發

我們現在可以訂定「太」字結構的運符的語意規則如下：

(25) 隱性運符  $\text{Foc}_\text{太}$  和句子  $\phi$  結合，引介一個非相容性量表和預設  $[[\phi]^o$ ，產生斷言  $\psi \in [[\phi]^f [\neg p \wedge p \notin [[\phi]^f]]$ ，此處的  $[[\phi]^f$  指涉非相容性量表中相容的範圍。

(26) 非相容性量表：

命題的集合根據「太」字結構中，相對於一個隱性或顯性情態結構的非相容性的語意成分做排序，相容的範圍程度較低，非相容的範圍程度較高。程度論元  $d_x$  的值越大，命題  $x$  的非相容性程度就越大。



根據此分析，如果沙發可以讓一個 190 公分的人睡覺，但 191 公分的人睡就睡不下了，而張三身高是 170 公分，則 (23b) 為假。原因是「張三  $\text{pro}$

<sup>17</sup> 英語的 *too...to* 句式在中文中比較自然的翻譯是「因為...太...所以」、「...太...因此...」、或是「因為...太...而」的句型，且「因為」可省略。本文不討論這方面的中英文差異。

高」為真（*pro* 的值從語境中導出），此命題屬於形式「張三 *d<sub>x</sub>* 高」命題子集之一員，且 *pro* 的最大值（170 公分），會讓命題處於一個張三可以睡沙發的命題子集的範圍{張三 *pro*(最大值 151)高，張三 *pro*(最大值 152)高....張三 *pro*(最大值 190)高}，這個結果違反了（25）。同樣的道理，如果張三身高是 198 公分，（23b）為真，因為「張三 *pro* 高」這時不屬於一個會讓張三可以睡沙發的命題子集的範圍，（25）有被遵守。

## 4. 「太」字結構的等級焦點分析之證據

在這一節本文呈現「太」字結構為等級焦點結構的證據。這些證據來自於檢驗焦點的核心特性，以及「太」字結構和「連」字結構的相似語意性質。

### 4.1 一般語意與焦點語意：接句測試

根據 3.1 節的討論，一般焦點結構都會產生一組替換的個體和一組替換的命題，而這些替換的個體和命題在焦點運符的語意規則下，能導出句子的正確語意。前面我們已經看過英語 *only* 的例子，現在我們用中文的「連」結構說明替換個體與替換命題的存在。

根據替換概念下的分析，「連」字結構產生出一般語意以及焦點語意。因此在例句（27）中，焦點「張三」引介出一般語意，也就是個體{張三}和命題{張三喜歡李四}；同時，也引介出焦點語意，亦即一組包括張三的替換個體，例如{張三，王五，大明，小美}，以及一組替換命題{張三喜歡李四，王五喜歡李四，大明喜歡李四，小美喜歡李四}。根據一般對 *even* 結構的分析（Guerzoni 2004，Herburger 2000，Karttunen and Peters 1979，Rooth 1985 等），（27）可以得到（28）的分析。

(27) 連張三都喜歡李四。

(28) a. 斷言：張三喜歡李四 =  $[[\text{張三}]_F \text{喜歡李四}]^o$

b. 添加預設： $[x \text{ 喜歡李四}, x \neq \text{張三}] = [[\text{張三}]_F \text{喜歡李四}]^f$  形成的命題集合包含兩個或兩個以上的成員

c. 等級預設：有一個不可能性量表（**unlikelihood scale**），在其上「張三喜歡李四」排序最高= 在 $[[\text{張三}]_F \text{喜歡李四}]^f$ 的命題集合中， $[[\text{張三}]_F \text{喜歡李四}]^o$ 命題可能性最低

以上的分析中，我們可看出「連」字結構必然含有一個一般語意和一組替代語意。這些語意成分可以用接句測試（**continuation tests**）來測出：

(29) a. #連張三都喜歡李四，但張三不喜歡李四。

b. #連張三都喜歡李四，其他人喜不喜歡李四我不知道。

c. #連張三都喜歡李四，其他人可不可能喜歡李四我不知道。

d. #連張三都喜歡李四，我本以為其他人也不太可能喜歡李四。

e. #連張三都喜歡李四，我本以為其他人比較不可能喜歡李四。

（29a）句不通的原因是（27）句的一般語意，也就是斷言，被後面的句子反駁。（29b）句不通的原因是（27）句的添加預設被後面的句子的「我不知道」這句話取消掉。（29c）句不通是因為等級預設被接句取消掉。

（29d）不通是因為接句迫使命題的替換不影響其在不可能性量表上的位置，違反了等級預設。（29e）不通是因為接句迫使命題的替換會和等級預設中的量表呈現相反的結果。

現在我們來看「太」字結構的帶一般語意命題和替換命題是否存在。在 3.2 節的分析中，我們也主張「太」字結構有一般語意值和焦點語意值。因此，我們會預測一個有「太」的句子在接句測試中也不能反駁、取消或違反這些語意值。如（30）所示，這些預測都應驗了（在不帶範域的程度結構中，只有一般語意命題存在，如（31）所示）：



- (30) a. #張三太高了，但我完全不知道他多高。  
       b. #張三太高了，但我不認為他高或矮會有什麼影響。  
       c. #張三太高了，如果他更高或更矮，仍然是不好。  
       d. #張三太高了，如果他更矮，會不好。
- (31) a. #張三非常高，但我完全不知道他多高。  
       b. 張三非常高，但我不認為他高或矮會有什麼影響。  
       c. 張三非常高，如果他更高或更矮，仍然是不好。  
       d. 張三非常高，如果他更矮，會不好。

(30a) 不好的原因是「張三太高了」的一般語意，也就是「張三 *pro* 高，*pro* 由語境中導出」被反駁。注意接句測試不用「張三沒有高度」或「我不知道他多高」來接。前者是因為我們現實世界的知識不容許這個情況，後者是因為可分等級述語本身的模糊性 (*vagueness*) (參見 Klein 1980, Lassiter 2015 等) 使得「我不知道他多高」這句話有模糊的空間——說話者可能完全不知道張三的身高 (反駁了一般語意)，或是知道張三身高的範圍，但不知道精確的高度 (沒有反駁一般語意)。(30b) 不通則是因為「張三太高了」中的非相容性量表 (26) 被取消。(30c) 不通是因為接句強迫命題的替換不會影響其量表上的位置，違反了 (26)。(30d) 不通是因為接句強迫命題的替換會和 (26) 所描述的量表成相反的結果。<sup>18</sup>

雖然 (30) 中的語料也可以由傳統的量化結構分析 (15b) 和 (15b') 解釋，但是這個分析沒有直接捕捉到「太」字結構和焦點結構都包含替換這個概念和等級量表效應的事實，有違理論的精簡原則。

## 4.2 等級焦點的語意：世界知識連結測試

在接句測試中，我們可看出一般語意和焦點語意在「太」字結構中的存在。另外，(25) 和 (26) 的分析也預測一個「太」字句所引介的一般語意命題和替換語意命題和相關的量表，必須符合我們對世界的知識。這

<sup>18</sup> 「夠」字結構的語意則和這個接句相容。

種語意和世界知識的對應是任何語意理論的基本要求。

一般來說，語意分析在檢驗語意是否對應到世界知識時會採用建構語境的方式。然而，這個方式比較沒有系統性，有時也讓語境過於複雜，而對讀者比較不友善。Guerzoni (2004) 在討論 *even* 字結構在問句中的語意時，採用了另一個方式，也就是直接採用任何正常語境都成立的的現實世界知識會和量表本身相合或相衝突的語句來偵測量表的存在。根據她的分析，問句中的 *even* 可以產生兩種可能的預設，一是「在替換命題中，*p* 是可能性最高的命題」，<sup>19</sup>另一個則相反，也就是「在替換命題中，*p* 是可能性最低的命題」。她的證據根據如下：根據我們對世界的知識，在任何正常語境中，能解難的題目比能解簡單的題目可能性較低。因此，她造了兩個相關的句子，(32a) 和 (32b)，而這兩句的語意都通順。這裡，語意分析由現實世界的知識得到了印證。

(32) a. Can Sue *even* [add 1 and 1]<sub>f</sub>?

b. Can Sue *even* solve [the hardest problem]<sub>f</sub>?

如果考慮比較簡單的 *even* / 「連」字陳述句，我們也能使用我們對世界的知識偵測語意分析的正確性。既然 *even* / 「連」產生出一個不可性的量表，再加上對世界的知識告訴我們能做困難的事比能做簡單的事可能性低，我們會預期「最難」和「會做」這兩個詞組和 *even* / 「連」字句相容，而「最容易」和「會做」則和 *even* / 「連」字句相衝突。這個預測得到了證實，如 (33a、b) 所示。

(33) a. 李四連最難做的菜都會做。

b. #李四連最容易做的菜都會做。（「會」表能力）

前述 (33b) 不通是因為「連」的語意和現實世界的知識在量表上的方向剛好相反。另外一個可偵測量表的方式是迫使現實世界的知識打散替換命題在量表上的位置。舉例來說，我們知道最難做的菜（比如說河豚壽

---

<sup>19</sup> 此種預設在中文中得不到。

司)吃起來不一定最困難或費力,並使得能吃該道菜的可能性最低。因此,在一般情況下,我們會預期「連」和「最難做的菜」以及「會吃」加起來是個語意不通的句子。這個預測得到了證實:

(34) #李四連最難做的菜都會吃。(「會」表能力)

現在,我們再回到「太」字結構。根據我們前面的分析,「太」的語意含有一個非相容性量表。我們現在要找根據世界知識,在一般語境中會和量表衝突的句子。首先,根據現實世界知識,一個本質表負面意義的述語程度越高,則相對於一般語境中表能力情態的結構而言,就會越不相容。比如說,正常情況下,一個人做菜越難吃,就越沒有能力當廚師。一個電影越糟,就越沒有能力吸引觀眾。因此,我們預期「太」應該和這種述語相容,而這個預測也得到了證實,如(35a)所示。根據這個知識,我們也預期「太」和本質表正面意義的述語不相容。然而,這個預測和語言事實不符,如(35b)所示。

(35) a. 這部電影太糟了。

b. 這部電影太好了!

為什麼正面和負面的述語不影響「太」是否能出現?這可能是因為中文的「太」是同音異義(homonym)詞,一個帶有感嘆語氣,且修飾表正面意義的述語(參見呂叔湘 1980,杜道流 2005 等),另一個則是典型的表非相容意義的「太」。這點可由英語的 *too* 沒有第一種用法來得到佐證:

(36) a. This movie is too bad.

b. #This movie is too good.

我們在此不再討論(35b)中的「太」。<sup>20</sup>

<sup>20</sup> (35)還牽涉到幾個問題,在此稍加說明。一位匿名審查人指出,除了(35b)中的例子外,某些附屬子句中的「太」字結構也有可能和表正面的形容詞合用,而不會有問題,如下例:

(i) 張三就是因為考得太好(滿級分),所以去念醫科(他本來是念文組的)。

幸運的是，除正面意義和負面意義的述語的測試外，我們還有其他的方式來檢測我們對世界的知識是否對應到語意的分析。一個就是某些動詞和賓語位置的形容詞的組合，本質上會產生和能力情態結構不相容的情況。有不相容的情況的例子很多，包括「吃」和「大」的組合，「買」和「貴」的組合等。根據我們的現實知識，吃了小份的食物和吃了大份的食物這兩種情況會有不同的後果，吃的食物的份量如果非常大，吃的人或動物就無法再吃其他的東西了。同樣道理，我們也知道買了貴的東西，一個人可能就沒辦法再買其他東西了。因此，我們可預測這兩種組合都和「太」相容，而這預測也得到了證實：

- (37) a. 張三吃了太大的漢堡。  
b. 張三買了太貴的手錶。

---

這是不是說明我們前面對「太」或世界知識的理解有誤？並非如此。仔細分析我們會發現這裡的語境特殊，因為其隱含條件句中有一個額外的對比：「如果去念文組，不能夠充分發揮其實力」。正是這個額外對比的存在，產生一個「不能如何」的語意，核可了「太」和「好」在此的合用。如果把會產生額外對比的語境拿掉，「不能如何」的語意不存在，句子就變得不通順：

- (ii) a. #張三就是因為考得太好（滿級分），所以媽媽買電腦給他當獎勵。  
b. #地球就是因為環境太好，所以生物可以生存（本來是沒有生物的）。  
c. #李四就是因為吃得太健康，所以身體很好（本來他身體很差的）。

另外，形容詞「好」的語意也有一些複雜性，使得（iii）成為通順的句子：

- (iii) 你人太好了，所以我不能嫁給你。（審查人提供）

此例第一句的「好」和第二句中的價值判斷來源顯然是根據不同的標準。前者根據語境中的某個道德標準，後者則根據說話者擇偶的個人價值判斷標準。這點可用可分等級形容詞的模糊性來解釋（詳見 Klein 1980, Lassiter 2015 及其引用文獻）。

另一位審查人更進一步地觀察到，整個「太」字句本身可以有正面或負面的含意，依語境而定：

- (iv) 他太胖了，所以不用當兵。

這句話通順且看似表達正面語意（不用當兵也許是好事），但我們依然可以用「非相容性」的語意成分來解釋。（iv）句牽扯到的情態詞表義務情態，而「他胖的程度」和「需要當兵」這個情態句互不相容，因此使用「太」並無問題。

我們也能找到正常情況下不會和能力情態不相容的組合，像是「看到」和「大」、「貴」，「摸」和「重」、「大」等的組合。看到大的東西和看到小的東西，或是看到貴的東西和看到便宜的東西，一般不會有什麼能力情態的效應。摸的東西重不重和摸的東西大不大一般也不會有能力情態的效應。因此，我們會預測這些句子在忽然發生（out of the blue）的語境和「太」相衝突，而這些預測都是對的：<sup>21</sup>

- (38) a. #張三看到了太大的漢堡。  
       b. #張三看到了太貴的手錶。  
       c. #張三摸了太重的行李。  
       d. #張三摸了太大的床。

除了動詞和賓語內成分的組合外，我們也能在動詞和主語內成分的組合找到相關的測試工具。有與能力情態句不相容後果的例子包括「重」和「開上」、「高」和「跳林波舞」等。

- (39) a. 有輛太重的卡車開上了高架橋（因此高架橋不能維持其應有的壽命）。  
       b. 有個太高的人跳了林波舞（因而不能站穩而摔倒受傷）。

我們也能找到正常情況下不會和能力不相容後果的組合，像是「重」和「看到」、「聰明」和「跳林波舞」等。我們會預測相關的句子都不通順，而這也得到了證實：

- (40) a. #有個太重的人看到了張三。  
       b. #有個太聰明的人跳了林波舞。

最後，「太」在名詞組中擔任的語意角色不同，也會影響會不會出現與情態句不相容的結果。我們把（37）和（39）這些通順的句子的主語都改成領屬結構，且將「太」放在擁有者的位置，句子都變得不通順：

<sup>21</sup> 本節的例子，如果是光桿名詞組或帶「有個」的名詞組，我們一律都將其視為帶非殊指的語意。

- (41) a. #張三吃了太大的漢堡的肉。  
 b. #張三買了太貴的手錶的錶帶。  
 c. #有輛太重的人的卡車開上了高架橋。  
 d. #有個太高的人的爸爸跳了林波舞。

這些例子之所以不通順，都和我們對世界的知識以及其與非相容量表上的對應有關。吃大的漢堡的肉和吃小漢堡的肉都不見得會使張三不能再吃別的東西，因為大漢堡的肉可能肉是中等大小。買貴的手錶的錶帶和買便宜的手錶的錶帶不見得對買者的財力會有顯著的影響。卡車擁有者的重量和卡車對高架橋的影響並沒有任何關係。跳林波舞的人的爸爸的身高也對跳舞者沒有必然的影響。這些例子都說明，只要現實世界的知識不符合量表上所要求的非相容性排序，句子就會不通順。

總而言之，在這一節，我們看到語意上，「太」字結構擁有焦點結構的一般語意成分和焦點語意成分，而且此結構所帶的非相容性量表可由接句測試和世界知識測試來偵測出來。

## 5. 焦點結構分析解決了歸類問題

將「太」字結構分析為焦點結構對第二節所提到的歸類問題，是能夠提出自然合理的解釋的。

首先，典型量化詞之所以不能和程度論元組合，根本的原因是因為在任何情況下，程度論元只能有一個最大值。<sup>22</sup>這種「獨一無二」的語意要求是其他種類的語意物件所沒有的。因此，一般的個體可以和偏稱量化詞以及全稱量化詞組合，而程度論元不行。根據本文的分析，程度詞是焦點敏感詞，因此並不會排斥和只有一個最大值的語意物件組合。事實上，典型的焦點敏感詞也能和程度論元組合，只是後者必須以顯性的方式出現：

---

<sup>22</sup> von Stechow (1984: 37) 也注意到這點，但是他仍將程度詞歸類為量化詞。

(42) a. 李四只有[這麼]<sub>F</sub>高。

b. 連[190 公分]<sub>F</sub>高的人都構不到天花板。

其次，非保存性的性質和程度結構是焦點結構的主張也是無縫接軌的。按照一般的分析，焦點結構都沒有保存性，因為這種結構的第一個論元和第二個論元的關係，必然牽涉到一組替代的個體和一組替代的命題，和保存性的性質相衝突。「每隻鳥都會飛」意思等於「每隻鳥都是會飛的鳥」，但是「只有挪威人是高個子」不等於「只有挪威人是同時是挪威人又是高個子的組合（恆真句）」。<sup>23</sup>既然焦點結構沒有保存性，本文的分析也就能很自然地解釋為什麼程度結構沒有保存性了。

最後，強制性刪略在焦點結構中是一個稀鬆平常，甚至不能不出現的現象。比如說，在「只有張三喜歡李四」和「連張三都會說法文」這兩句中，表達焦點語意的命題都沒有以顯性的方式出現。本文將程度結構分析為焦點結構，就自然說明了強制刪略的現象。

## 6. 句內成分與句子邊緣的依存性

以上語意的分析，在句法分析上的後果就是「太」字結構中有句內成分與句子邊緣的依存性（簡稱句內一句緣依存性），也就是類似移位或呼應關係的依存性。此分析的一個根據是 *only*、*even*、「只」和「連」等典型焦點敏感詞都有充足的證據支持移位的分析，如果「太」也是焦點敏感詞，應該也被分析為有移位或有句內一句緣依存性的結構。然而，學界對包含英語 *too* 字結構的程度結構是否有移位 / 句內一句緣依存性的看法並不一致，主要原因是英語程度詞和一般量化詞在句中並不會有範域的歧義

---

<sup>23</sup> 這個解釋來自於 Bhatt and Pancheva (2004)。

(Kennedy 1997)。<sup>24</sup>以下我們提供幾個證據來支持「太」的句內一句緣依存性的性質。

## 6.1 內涵動詞與「太」字結構的歧義

Heim (2000) 指出，出現在內涵動詞補語內的程度詞可以得到寬域的解釋。比如 (5a = 43) 這句就能得到兩個解釋。一是 *John* 沒有安全感，他需要比他能花的數量還要多的錢來滿足他的安全感需求。在此 *too* 得到窄域解釋。二是 *John* 欠了很多債，而他考慮當個語言學教授，但思考後覺得這個職位的薪水無法幫他付清債務。在此 *too* 得到寬域解釋。

(43) John needs (to have) too much money.

現在讓我們看中文的例子。在中文的「太」也能在相應的句子得到兩種解釋：<sup>25</sup>

(44) 張三需要太多錢。

由以上兩個例子的歧義現象，都可以用一個直接了當的方式解答：「太」字結構有移位。更明確的說，寬域解釋的「太」對應到 (45a) 中的隱性 (covert) 句法結構，窄域解釋的「太」對應到 (45b) 的隱性句法結構。

<sup>24</sup> 在中文中，也是如此。下句並沒有歧義：

(i) 張三沒有太高。

此句以及相關的英語句子之所以沒有歧義，可以用範域孤島效應或是預設失敗來解釋（參見註 1 和 6.2 節的討論）。

<sup>25</sup> 一位匿名審查人提問：「太」在謂語性形容詞結構中是否也能得到寬域解釋？答案似乎是否定的，如以下的對比所示：

(i) a. 網球比賽需要非常安靜。（觀眾不可以吵鬧）

b. \*網球比賽需要太安靜（了），當觀眾我待不下去。

(ib) 不合語法不像是語意所造成，因為其語意並不難理解——網球比賽對觀眾說話音量的管制太嚴格，說話者待不下去。這似乎顯示一個以往未發現的孤島效應：在某些焦點運符所引發的移位結構中，非名詞性成分的移位不能越過內涵動詞。這種名詞性 / 非名詞性的非對稱現象有待日後研究。



- (45) a. 太多錢<sub>i</sub> [...需要<sub>tj</sub>]  
 b. ...需要 [太多錢]

除了歧義解釋的可能外，中文的（44）句還有一個特點，就是寬域解釋的「太」能伴隨一個句尾助詞「了」（可出現也可不出現）：<sup>26</sup>

- (46) 張三需要太多錢了。（只能有寬域解釋）

這裡的「了」是中文「太」字結構的一個特別現象。我們在下一小節做更詳細的討論。

## 6.2 「太」字結構與句尾助詞「了」的句內一句緣依存性

我們在上一小節以及前面幾節所看到的「太」字結構的例子常常伴隨一個句尾的「了」。<sup>27</sup>這個現象在參考語法以及句法語意研究文獻中都有被學者注意到，如呂叔湘（1980）、顧陽（2008）、Chang（2013）、Shi（1990）等。這個助詞的出現，是一種句內一句緣依存性的現象。

- (47) a. 張三太高了。（=2b）  
 b. 張三需要太多錢了。（=46）  
 c. 車開得太快了。  
 d. 你太相信他了。  
 e. 這裡太多人在排隊了。<sup>28</sup>

<sup>26</sup> 網路上也不難找到類似的例子：

- (i) a. 三角戰術需要太多的思考了。  
 b. 而擺在方志強面前的最大的問題其實是招人的問題，他需要太多的人手了……  
 c. 他想要太多人的愛了。

<sup>27</sup> 在一些比較複雜的句型中，「了」傾向於不出現，如 4.2 節中的例子。這可能是因為中文還有一個表狀態改變（change of state）時貌意義的句尾「了」的存在（參見 Lin 2003, Soh 2009, Sybesma 1999 等）的干擾。我們在此不做討論。

<sup>28</sup> 不看語境的話，這幾句的「了」也能得到狀態改變的語意，也就是和「太」沒有依存性的「了」。為了消除這個可能性，我們可用接句來消除狀態改變的語意：

一般不帶範域的詞是不會和句子邊緣的成分有瓜葛的，而帶範域的詞有時是有此效應的，以下是兩個中文的例子：

(48) a. 只有他喜歡李四而已。

b. 誰認識張三呢？

(49) a. \*連他都喜歡李四而已。（和「連他都喜歡李四」相同的語意）

b. \*他認識張三呢。（一般陳述句的語意）

（48）和（49）兩組句子的差異的原因是「只」帶有範域並且和句尾助詞「而已」有依存性，且疑問詞「誰」帶範域且和「呢」有依存性。這些都是句內一句緣依存性的體現。

此外，伴隨「太」出現且不表時貌的「了」還有幾個特性說明後者不是獨立於「太」之外的語助詞。第一，程度詞中，除了「太」，一般都不能和非時貌的「了」一起出現：<sup>29</sup>

(50) a. 張三太高了，而且他一直都這麼高。

b. \*張三夠 / 更 / 很高了，而且他一直都這麼高。

第二，這個「了」幾乎可以和任何表語氣的句尾助詞共現，顯示它不是一個語氣標示詞。

(51) a. 張三太高了啊！（我本以為他可以睡這張床）

b. 張三太高了吧！（我覺得他可能不能睡這張床）

c. 張三太高了喔！（不要讓他睡這張床）

d. 誰太高了呢？

e. 李四太高了嗎？

---

(i) a. \*張三在吃飯了，而且之前他就在吃。

b. 張三太高了，而且他一直都這麼高。

c. 這裡太多人在排隊了，而且這些人之前就在排了。

<sup>29</sup> 最高級程度詞「最」也能和非時貌的「了」共現，像是在「小明最乖了」、「我爸爸最厲害了」這種句子。這種「了」只能出現在特別的場合語（register），同時附帶特別的語氣，和伴隨「太」的「了」不同。本文在此不做討論。

「太」—「了」結構的另一個特性是「太」和某些帶範域詞一起出現時，「太」必須帶寬域解釋。我們在例句（46）已經看到這個現象。以下是更多相關的例句：<sup>30</sup>

- (52) a. 沒有人太高（\*了）。
- b. 很少人太高（\*了）。
- c. 只有張三太高（\*了）。
- d. 太多人不知道這件事了。

（52a-c）這幾句和（46）稍有不同，前者並不容許「太」得到寬域解釋。相關現象在文獻中並不陌生，通常可以解釋成範域孤島效應（*scope island effects*）（Szabolcsi 2006）或是某種預設的失敗（*presupposition failure*）（Heim 2000）。無論如何分析，它們都說明某些結構中只有寬域的「太」才能和「了」共現。而這個限制的一個比較合理的解釋是，和「太」相關的句子層次的運符必須處在一定的句法高度，才能觸發句尾「了」的出現。<sup>31</sup>這個解釋必須建立在「太」的句內一句緣依存性的分析這個大前提上。

<sup>30</sup> 有幾個帶範域詞不受這裡的「『太』需寬域」的限制，包括「每」、「也」、「至少」以及情態詞等範域較高的詞，如（i）所示。本文的 6.4 節將對此提出分析。

- (i) a. 每個男生都太高了。
- b. 李四也太高了。
- c. 至少有三個人太高了。（審查人所提供）
- d. 他也許太高了。

<sup>31</sup> 一位匿名審查人指出，「需寬域」的限制同樣也出現在不含有「太」的時貌句尾「了」的結構：

- (i) 沒有人在吵了。（*Change of state > Neg, \*Neg > Change of state*）

（i）句只能得到一個意思：本來有人在吵，現在沒有人在吵了。另外一個意思無法得到：沒有人這樣——他本來很安靜，現在在製造噪音了。為什麼類似的限制會在此出現？一個可能性就是表狀態改變的「了」是一個說話者導向（*speaker-oriented*）的成分（Sybesma (1999: 64) 和 Paul (2014) 也提出類似的觀點，Erlewine (2017) 提出不同的分析，但似乎無法解釋（i）的語意限制），句法位置比否定等類的量化運符高，語意上也不能被否定，因此只能得到寬域。這裡的寬域限制和「太」字結構的寬域限制雖然類似，但兩者的「了」語意並不相同，因次本文不採用統一的分析。

以上陳述的幾點「太」—「了」共現現象的性質對於程度結構不帶範域的分析（Kennedy 1997）構成了嚴重的挑戰。而對於程度詞有句內一句緣依存性或進行移位的分析，則沒有衝突。我們可以假設，在句子層次中，某個高度的「太」字運符能以呼應（Agree）（Chomsky 2000）方式引發句尾「了」的出現，而比較低的高度的「太」字運符不行，因為在後者的詞彙中沒有引發此種呼應的特徵。這點類似英語中，只有某些位置的疑問詞移位伴隨助動詞的移位：

- (53) a. What do you think I want?  
b. \*I know what do you want.

### 6.3 範域有時制的子句綁定（tensed-clause bound）限制

句內一句緣依存性 / 移位的另一個特性是其區域性的限制（locality conditions），也就是移位並非完全自由，而必須遵守一些規則。在中文句法中，一個熟悉的規則是焦點敏感詞移位必須限制在有時制的子句內（Shyu 1995, 2001）。<sup>32</sup>Shyu 的例子如（54）所示：

- (54) \*張三[連瑪莉]<sub>i</sub>都認為李四不喜歡 <sub>t<sub>i</sub></sub>

如果「太」字結構也有句內一句緣依存性 / 移位，同時也是焦點結構，我們會預期同樣的限制也存在於此結構，這個預測是對的：

- (55) [張三幫李四蓋房子。他以為李四身高 230 公分，因此幫李四做了一個特大的門。後來才發現他搞錯了，李四其實只有 180 公分高。這使得李四的門龐大無比而不方便。]  
\*張三以為李四太高（了）。

根據（55）句的語境，「太」的範域及於主要子句的層次，<sup>33</sup>然而，此句卻不合語法。合理的解釋就是「太」和中文其他的焦點敏感詞一樣，都需

<sup>32</sup> Shyu 將這個限制視為 A 移位（A-movement）的性質的展現。

<sup>33</sup> 這裡談一下（55）句「太」的範域及於主要子句的根據。依照（55）的語境，此句的語意牽涉到一個包含主要子句的一般語意值和替換語意值。也就是說，此句的一般語意為

要移位，但此種移位都受制於有時制的子句綁定限制。這符合「太」的句內一句緣依存性的分析。

## 6.4 句法分析

基於以上的幾點，我們有證據主張「太」字結構是一個有句內一句緣依存性的結構。基於 Krifka (2006)、Wagner (2006) 等人的分析，我們主張帶「太」的形容詞組或限定詞組（對應到 Krifka 稱為焦點詞組）和句子層次的焦點運符， $Foc_{太}$ ，<sup>34</sup>產生了呼應的關係，<sup>35</sup>並移位到句子的外緣，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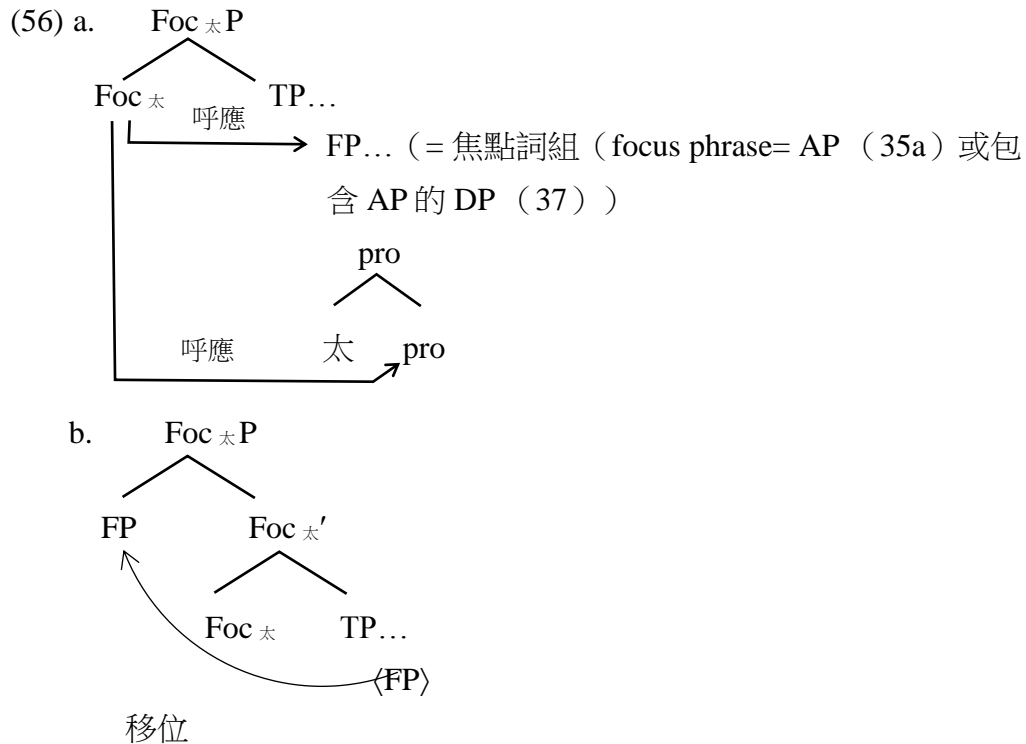
---

{張三以為李四  $pro$  高}， $pro$  為 230 公分。此句的替換語意值為形式為「張三以為李四  $d_x$  高」的命題集合。在替換語意值的命題集合中，有些命題（比如，{張三以為李四  $pro$  高}， $pro$  為 180 公分），如果為真，會使得該命題在 (26) 的非相容性量表處於相容範圍內。此時，張三不會幫李四做一個特大的門而使得李四不方便。如果「太」的範域在附屬子句內，則句子只表示張三心裡有一個非相容性量表，因而不適用於 (55) 語境。

<sup>34</sup> 在本文的分析中，「太」本身並非焦點運符。此分析的主要根據為理論內部 (theory-internal) 的考量。首先，在晚近的製圖理論文獻中，如 Cinque (1999)、Rizzi (1997)、Tsai (2008, 2015) 等，句子的邊緣成分的中心語 (head) 直接承載相關的功能特徵，並和指示語 (specifier) 產生呼應。這顯示句子邊緣的中心語可能是運符的所在地。其次，在文獻中常採用的焦點語意理論中，如 Rooth (1985)，焦點運符的論元包含整個句子（請見 (18) 的分析，另外晚近的量化理論中也有類似的量化運符的分析，如 Kratzer (2005) 等），因此將句子邊緣的中心語視為運符的所在地是一個很自然的結果。第三，根據移位的拷貝理論，如果一個運符在基底形式中出現在句中一個較低的位置，而不是句子的邊緣位置，那麼在移位後的邏輯形式 (LF) 中，較低的運符的副本 (copy) 必須被刪除 (Chomsky 1995) 或是被轉換成一個有定的限定詞 (Fox 1999, 2002)，這使得理論增加了複雜度（見 Johnson (2007) 的討論）。反之，如果運符位於句子層次的中心語，而在較低位置出現的量化詞或焦點詞為呼應標記的話，就沒有這個問題（見 Johnson (2007) 的討論）。若要採用較傳統的分析，把「太」當作焦點運符，我們就會需要一個能在基底形式和焦點合併，又能選擇整個句子為論元的分析。在文獻中，的確有類似後者的分析，如 Wagner (2006) 與 Horvath (2007)，但這些分析都沒有完整地處理上述的問題。

<sup>35</sup> 這裡的焦點詞組在句法上如何從  $pro$  擴展而來（我們不能用傳統的帶領移位解釋），在文獻中的討論不多。本文跟隨 Irurtzun (2007) 的分析，假定在詞彙選擇階段 (numeration) 時，焦點詞組的所有成員都已標示焦點相關的句法特徵，因此整個 AP 或 DP 能和句子邊緣成分產生呼應。因此， $pro$  和焦點詞組並沒有直接的句法擴展關係。這個議題的細節由於超越了本文的研究範圍，只能日後再深入研究。

時，*pro* 本身也和 *Foc*<sub>太</sub> 產生呼應關係，「太」為此呼應關係的呼應標記，如 (56) 所示。<sup>36</sup>



關於 6.2 節討論的「太」和句尾「了」的依存性以及對此結構中「太」的範域要求，我們可以用一個功能詞階級的方式來分析，其中佔比較高的位置的「太」字結構的隱性焦點運符才能以呼應來觸發「了」的併入，我們稱相關的功能詞為 *Foc*<sub>太H</sub>。比較低的位置的運符不能觸發「了」的併入，我們稱此詞為 *Foc*<sub>太L</sub>。(57) 中的分析，可以捕捉到 6.2 節中談到的語言事實。

(57) [Modal 也許 ... [Qu 每/也/至少 ... [Foc<sub>太H</sub> ... [Qu 沒有/很少 /Foc<sub>只</sub> ... [Foc<sub>太L</sub> ...

<sup>36</sup> 這裡，「太」和典型焦點敏感詞不同之處有兩點，一是焦點為無聲成分，二是「太」併入的位置在移位的詞組，也就是 Krifka 所稱的焦點詞組之內。這些特別的性質和 Johnson (2007) 以及 Kratzer (2005) 所提出的量化詞 *every* 的結構類似，因此我們的分析是一種整合兩個相容理論的分析。

根據 (57)，觸發「了」併入的  $\text{Foc}_{\text{太H}}$  比某些量化運符，像是「沒有」和「只」的帶範域位置還要高，因此在 (52a、b、c) 焦點詞組到  $\text{Foc}_{\text{太H}}$  左緣的移位會越過「沒有」、「很少」和「只」帶範域的位置，而產生範域孤島效應。<sup>37</sup> 如果焦點詞組移到比較低的  $\text{Foc}_{\text{太L}}$  左緣就無此問題。另一方面，由於「也許」、「每」、「也」、「至少」等詞帶範域位置可以比  $\text{Foc}_{\text{太H}}$  高，焦點詞組到  $\text{Foc}_{\text{太H}}$  左緣的移位不會越過這些位置，不違反範域孤島限制，因此註 30 中的例句都合語法。<sup>38</sup>

至於「太」字結構的「了」的句法衍生來源，由於目前對中文句尾助詞的型態句法 (morphosyntax) 的地位仍有爭議，<sup>39</sup> 本文暫且將「了」視為一個多重呼應 (multiple Agree) 機制 (Boeckx 2004, Hiraiwa 2000, 2005, Zeijlstra 2004, 2012) 的產物。在這個呼應機制中，中心語  $\text{Foc}_{\text{太H}}$  的特徵和中心語 T 以及程度論元 pro 的特徵進行多重呼應，如 (58)，使得「了」以一個附著詞的形式成為外層的呼應標記，在 TP 的右邊和 TP 合併，而「太」成為內層的呼應標記，和 pro 合併。

$$(58) [\text{Foc}_{\text{太HP}} \text{Foc}_{\text{太H}} [\text{TP T} \dots [\text{FP} \dots \text{pro} \dots]]]$$

The diagram shows a structure where  $\text{Foc}_{\text{太H}}$  is in the specifier position of a phrase structure. It has two curved arrows pointing to it from below: one from T and one from pro, both labeled with the Chinese characters '多重呼應' (multiple agreement).

從理論句法的觀點來看，(56) 和 (58) 的分析還有一個潛在問題需要解決，即中心語  $\text{Foc}_{\text{太H/L}}$  和 pro 之間的呼應關係，看似違反了呼應關係的區域性限制，像是向左分枝限制 (Left Branch Condition) 等。換言之，為何英語的 (59a) 不合語法，但 (59b = 37a) 卻是好的句子？

<sup>37</sup> 根據 Szabolcsi (2006: 511)，範域孤島的定義如下：“An operator that scopes between the W(eak) I(sland)-sensitive extractee and its extraction site blocks the extraction”.

<sup>38</sup> 某些關於範域句法文獻上的分析也和 (57) 有共通之處。Szabolcsi and Zwarts (1993) 主張只有一些量化詞 (包括全稱量化詞) 能帶比一些疑問詞還寬的範域，其他量化詞 (像是否定詞) 則不行。

<sup>39</sup> Ernst (1994) 和 Sun (2006) 認為句尾助詞是詞組詞綴 (phrasal affix) / 附著詞 (clitic)；Huang et al. (2009) 主張句尾助詞為補語連詞 (complementizer)；Liao (2017) 認為目前沒有強烈證據支持中文句尾助詞是句子層次 (clausal spine) 的中心語。

(59) a. \*Whose did you like book?

b. 張三吃了太大的漢堡。

這一點，雖然因篇幅限制本文無法討論所有細節，但我們仍能從幾點看出來本文分析和目前的生成語法理論並無直接衝突。首先，Chomsky (2000: 135) 已將呼應、帶領移位 (pied-piping) 以及移位三者視為不同的句法運作。因此，(59a) 不合語法是因為帶領移位出了問題 (整個 DP 該移而未移)，而不是呼應本身的區域性問題，自然 (59b) 中句子外緣的中心語  $\text{Foc}_{\text{太H}}$  和  $\text{pro}$  呼應可以不受影響。其次，根據註 34, 36 中的文獻，像是製圖理論、拷貝的移位理論、晚近的焦點和量化語意分析等，將量化詞 (如 *every*) 視為呼應標記有其理論上的優勢。如果是這樣，將「太」視為呼應標記也同樣有優勢。如此一來，最簡單的分析應該就是本文所採用的 (56) 和 (58) 的包含二到三層的呼應關係。其他的分析法都必須要面對前述文獻提到的問題。<sup>40</sup>

## 7. 結論

本文嘗試解決關於程度結構的兩個問題，一是為何程度論元和典型量化詞組合，但卻能和文獻中分析為帶範域的程度詞組合；二是中文的「太」字結構中是否能找到句內一句緣依存性和移位的證據。本文主張「太」字結構在內的程度詞是一種等級焦點結構，且此結構必須有焦點移位。此主張的證據包括接句測試以及世界知識連結測試中所顯示「太」和焦點敏感詞「連」的語意共通性、內涵動詞與「太」的歧義、「太」與「了」的共現現象以及此結構中對「太」的寬域要求，以及句法的區域性限制等。除了回答了本文前言所提出的問題以外，本文的分析提供了

<sup>40</sup> 另一個可能的分析是  $\text{Foc}_{\text{太}}$  和焦點詞組外層的某個中心語  $X$  呼應，而  $X$  也和  $\text{pro}$  呼應。在此分析中，區域性的問題得以避免，因為每個呼應運作都是短距離的。這種分析也許可稱為連續階段性的呼應 (successive cyclic Agree)。就我所知，目前的文獻尚未探索此可能性，因此這種呼應要如何進行也有技術性的問題要解決。本文只能留待日後來處理此問題。



「太」的等級焦點性質的充分證據，也對涵蓋面更廣的等級焦點的研究提供了新的佐證語料。在中文句法方面，本文也在理論的框架下，對句尾「了」提供了新的語料和分析。

## 引用文獻

- Abney, Steven. 1987. *The English Noun Phrase in its Sentential Aspect*.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dissertation.
- Barwise, Jon and Robin Cooper. 1981. Generalized quantifiers and natural language. *Linguistics & Philosophy* 4: 159-219.
- Beck, Sigrid. 2007. The grammar of focus interpretation. In Uli Sauerland and Hans-Martin Gärtner (eds.), *Interfaces + Recursion = Language? Chomskys Minimalism and the View from Syntax-Semantics*, 255-280. Berlin: De Gruyter Mouton.
- \_\_\_\_\_. 2011. Comparison constructions. In Claudia Maienborn, Klaus von Heusinger, and Paul Portner (eds.), *Semantics: An International Handbook of Natural Language Meaning*, Vol. 2, 1341-1390. Berlin: De Gruyter Mouton.
- Bhatt, Rajesh and Roumyana Pancheva. 2004. Late merger of degree clauses. *Linguistic Inquiry* 35.1: 1-45.
- Boeckx, Cedric. 2004. Long-distance agreement in Hindi: Some theoretical implications. *Studia Linguistica* 58: 23-36.
- Chang, Yung-cheng. 2013. On the properties of the Chinese degree adverbs *man* and *tai*. Chiayi: National Chung Cheng University thesis.

- Chomsky, Noam. 1995. *The Minimalist Program*. Cambridge: MIT Press.
- \_\_\_\_\_. 2000. Minimalist inquiries: The framework. In Roger Martin, David Michaels, and Juan Uriagereka (eds.), *Step by Step: Essays on Minimalist Syntax in Honor of Howard Lasnik*, 89-155. Cambridge: MIT Press.
- Cinque, Guglielmo. 1999. *Adverbs and Functional Heads: A Cross-Linguistic Perspectiv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Corver, Norbert. 1997. *Much*-support as a last resort. *Linguistic Inquiry* 28: 119-164.
- Cresswell, Maxwell. 1976. The semantics of degree. In Barbara Partee (ed.), *Montague Grammar*, 261-292.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 Delfitto, Denis and Gaetano Fiorin. 2014. Exclamatives: Issues of syntax logical form and interpretation. *Lingua* 152: 1-20.
- Erlewine, Michael Yoshitaka. 2017. Low sentence-final particles in Mandarin Chinese and the Final-over-Final Constraint. *Journal of East Asian Linguistics* 26: 37-75.
- Ernst, Thomas. 1994. Functional categories and the Chinese Infl. *Linguistics* 32: 191-212.
- Fox, Danny. 1999. Reconstruction, binding theory, and the interpretation of chains. *Linguistic Inquiry* 30: 157-196.
- \_\_\_\_\_. 2002. Antecedent-contained deletion and the copy theory of movement. *Linguistic Inquiry* 33: 63-96.
- Grosu, Alexander and Julia Horvath. 2006. Reply to Bhatt and Pancheva's "Late merger of degree clauses": The irrelevance of (non)conservativity. *Linguistic Inquiry* 37: 457-483.
- Guerzoni, Elena. 2004. Even-NPIs in yes/no questions. *Natural Language Semantics* 12: 319-343.

- Heim, Irene. 2000. Degree operators and scope. In Brendan Jackson and Tanya Matthews (eds.), *Semantics and Linguistic Theory (SALT) X*, 40-64. Ithaca: CLC Publications.
- Herburger, Elena. 2000. *What Counts: Focus and Quantification*. Cambridge: MIT Press.
- Higginbotham, James and Robert May. 1981. Questions, quantifiers and crossing. *The Linguistic Review* 1: 41-79.
- Hiraiwa, Ken. 2000. Multiple agree and the defective intervention constraint in Japanese. Unpublished manuscript.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 \_\_\_\_\_. 2005. *Dimensions of Symmetry in Syntax: Agreement and Clausal Architecture*.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dissertation.
- Horvath, Julia. 2007. Separating “focus movement” from focus. In Simin Karimi, Vida Samiiian, and Wendy K. Wilkins (eds.), *Phrasal and Clausal Architecture: Syntactic Derivation and Interpretation. In Honor of Joseph E.monds*, 108-145.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 Huang, C.-T. James, Y.-H. Audrey Li, and Yafei Li. 2009. *The Syntax of Chines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Irurtzun, Aritz. 2007. *The Grammar of Focus at the Interfaces*. Vitoria-Gasteiz: University of the Basque Country dissertation.
- Johnson, Kyle. 2007. Determiners and movement. Unpublished manuscript. Amherst: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 Karttunen, Lauri and Stanley Peters. 1979. Conventional implicature. In David A. Dinneen and Choon-Kyu Oh (eds.), *Syntax and Semantics*, Vol. 11: 1-56.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 Keenan, Edward L. 2011. Quantifiers. In Klaus von Heusinger, Claudia Maienborn, and Paul Portner (eds.), *Semantics: An International Handbook of Natural Language Meaning*, Vol 2: 1058-1087. Berlin: De Gruyter Mouton.
- Keenan, Edward L. and Jonathan Stavi. 1986. A semantic characterization of natural language determiners. *Linguistics and Philosophy* 9: 253-326.
- Kennedy, Christopher. 1997. *Projecting the Adjective: The Syntax and Semantics of Gradability and Comparison*. Santa Cruz: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dissertation.
- Klein, Ewan. 1980. A semantics for positive and comparative adjectives. *Linguistics and Philosophy* 4: 1-45.
- Kratzer, Angelika. 2005. Indefinites and the operators they depend on: From Japanese to Salish. In Gregory N. Carlson and Jeffry Pelletier (eds.), *Reference and Quantification: the Partee Effect*, 113–142. Stanford: CSLI Publications.
- Krifka, Manfred. 2006. Association with focus phrases. In Valéria Molár and Susanne Winkler (eds.), *The Architecture of Focus*, 105-136. Berlin: Mouton de Gruyter.
- \_\_\_\_\_. 2007. Basic notions of information structure. In Caroline Féry, Gisbert Fanselow, and Manfred Krifka (eds.), *Working Papers of the SFB632, Interdisciplinary Studies on Information Structure*, Vol. 6, 13-56. Potsdam: Universitätsverlag Potsdam.
- Larson, Richard. 1991. The projection of DP (and DegP). Unpublished manuscript. Stony Brook: Stony Brook University.
- Lassiter, Daniel. 2015. Adjectival modification and gradation. In Shalom Lappin and Chris Fox (eds.), *Handbook of Contemporary Semantic Theory*, 2<sup>nd</sup> edition, 143-167. Hoboken: Wiley-Blackwell.

- Liao, Wei-wen Roger. 2017. Remarks on the Final-over-Final Condition: A view from Chinese head-final structures. *Studies in Chinese Linguistics* 38: 93-118.
- Lin, Jo-wang. 2003. Temporal reference in Mandarin Chinese. *Journal of East Asian Linguistics* 12: 259-311.
- Meier, Cécile. 2003. The meaning of *too*, *enough*, and *so... that*. *Natural Language Semantics* 11: 69-107.
- Nouwen, Rick. 2010. What's in a quantifier? In Martin B.H. Everaert, Tom Lentz, Hannah N.M. De Mulder, Øystein Nilsen, and Arjen Zondervan (eds.), *The Linguistics Enterprise: From Knowledge of Language to Knowledge in Linguistics*, 235-256.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 O'Connor, Ellen. 2015. Trapped in the noun phrase: when degree quantifiers can't QR. In Ulrike Steindl, Thomas Borer, Huilin Fang, Alfredo García Pardo, Peter Guekguezian, Brian Hsu, Charlie O'Hara, and Iris Chuoying Ouyang (eds.), *Proceedings of the 32nd West Coast Conference on Formal Linguistics*, 149-158. Somerville: Cascadilla Proceedings Project.
- Paul, Waltraud. 2014. Why particles are not particular: Sentence-final particles in Chinese as heads of a split CP. *Studia Linguistica* 68: 77-115.
- Rizzi, Luigi. 1997. The fine structure of the left periphery. In Liliane Haegeman (ed.), *Elements of Grammar*, 281-337. Dordrecht: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 Rooth, Mats. 1985. Association with focus. Amherst: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dissertation.
- \_\_\_\_\_. 1992. A theory of focus interpretation. *Natural Language Semantics* 1: 75-116.
- \_\_\_\_\_. 1996. Focus. In Shalom Lappin (ed.), *The Handbook of Contemporary Semantic Theory*, 271-297. Oxford: Blackwell.

- Schwarzschild, Roger. 2005. Measure phrases as modifiers of adjectives. *Recherches Linguistiques de Vincennes* 35: 207-228.
- Shi, Ziqiang. 1990. Decomposition of perfectivity and inchoativity and the meaning of the particle *le* in Mandarin Chinese.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18, 95-124.
- Shyu, Shu-ing. 1995. *The Syntax of Focus and Topic in Mandarin Chinese*.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 dissertation.
- \_\_\_\_\_. 2001. Remarks on object movement in Mandarin SOV order.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2: 93-124.
- Soh, Hooi Ling. 2009. Speaker presupposition and Mandarin Chinese sentence-final *-le*: a unified analysis of the “change of state” and the “contrary to expectation” reading. *Natural Language and Linguistic Theory* 27: 623-657.
- Sun, Chaofen. 2006. *Chinese: A Linguistic Introduc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Sybesma, Rint. 1999. *The Mandarin VP*. Dordrecht: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 Szabolcsi, Anna. 2006. Strong vs. weak islands. In Martin Everaert and Henk van Riemsdijk (eds.), *The Blackwell Companion to Syntax*, Vol. 4, 479-532. Malden: Blackwell Publishing Ltd.
- \_\_\_\_\_. 2010. *Quantifica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Szabolcsi, Anna and Frans Zwarts. 1993. Weak islands and an algebraic semantics of scope taking. *Natural Language Semantics* 1: 235-284.
- Szendrői, Kriszta. 2006. Focus movement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Hungarian). In Martin Everaert and Henk van Riemsdijk (eds.), *The Blackwell Companion to Syntax*, Vol. 2, 270-335. Malden: Blackwell Publishing Ltd.

- Tsai, W.-T. Dylan. 2008. Left periphery and *how-why* alternations. *Journal of East Asian Linguistics* 17: 83-115.
- \_\_\_\_\_. 2015. A tale of two peripheries: Evidence from Chinese adverbials, light verbs, applicatives and object fronting. In Dylan Wei-Tien Tsai (ed.), *The Cartography of Chinese Syntax: The Cartography of Syntactic Structures*, Vol. 11: 1-32.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von Stechow, Arnim. 1984. Comparing semantic theories of comparison. *Journal of Semantics* 3: 1-77.
- Wagner, Michael. 2006. Association by movement: evidence from NPI licensing. *Natural Language Semantics* 14: 297-324.
- Zeijlstra, Hedde. 2004. *Sentential Negation and Negative Concord*. Amsterdam: University of Amsterdam dissertation.
- \_\_\_\_\_. 2012. There is only one way to Agree. *The Linguistic Review* 29: 491-539.
- Zwarts, Joost. 1992. *X'-syntax – X'-semantics: On the Interpretation of Functional and Lexical Heads*. Utrecht: University of Utrecht dissertation.
- 呂叔湘. 1980. 《現代漢語八百詞》。北京：商務印書館。
- 杜道流. 2005. 《現代漢語感嘆句研究》。安徽：安徽大學出版社。
- 顧 陽. 2008. 〈時態、時制理論與漢語時間參照研究〉，沈陽、馮勝利編《當代語言學理論和漢語研究》，97-119。北京：商務印書館。

---

舒志翔

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

cshu@sinica.edu.tw

## **The Focus Component in Degree Constructions: Some Remarks on the *Tai* Construction**

Chih-hsiang SHU

*Academia Sinica*

This article investigates two issues in the study of degree constructions, with a special focus on the *tai* construction in Mandarin Chinese. One issue is the fact that although previous studies tend to regard putative scope-bearing degree expressions as quantifiers, typical quantifiers cannot merge with degree arguments. The other is the controversy about whether degree expressions are scope-bearing at all. The article adopts Rooth (1985) and subsequent studies' definition of focus and argues that the *tai* construction is a focus construction, and it is a scalar focus construction. Furthermore, based on Mandarin data, it also argues that the construction involves focus movement. The evidence comes from the parallelisms between the *tai* construction and the *lian* construction in terms of their focus semantic properties, the co-occurrence of *tai* and sentence-final-*le* and their syntactic properties, and relevant syntactic locality effects.

Key words: degree constructions, scalar focus, *tai...le* co-occurrence, sentence-internal and sentence-peripheral dependency, silent focus